

当代军人风貌丛书



总参谋部卷

来自总参谋部的报告

DANGDAI JUNREN FENGMAO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当代军人风貌丛书

DANGDAI JUNREN FENGMAO CONGSHU

总参谋部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来自总参谋部的报告

徐向前



·《当代军人风貌》报告文学丛书·

来自总参谋部的报告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1¹/₄·插页1·字数249,000

1987年8月第1版·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2000

ISBN 7-5033-0027-2/I·23

书号10137·194 定价2.80元(平)

3.05元(膜)

序 言

杨得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参谋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和全军一样，在邓小平同志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迈进的新时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干部战士。报告文学集《来自总参谋部的报告》所写的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

《来自总参谋部的报告》是丛书《当代军人风貌》中的一册。书中的文章我没来得及阅读，只是翻了翻目录，听了听汇报。但是，书中所描写的人和事，有的我是知道的。读者们会从中看到近年来机关部队的深刻变革及变革所带来的新风貌；会结识向现代化进军中忘我奋斗的科技工作者、辛勤培育人才的院校工作者，以及忠诚于我们党的事业、甘为部队建设献身的指战员。这些为我军建设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同志，是我军建设的骨干。我们应该大力表彰和宣扬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光辉的业绩是广大干部战士创造的，但用笔把它描绘出来，则是专业和业余文学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他们深入到实际中去，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激发人们上进的作

品。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军事文学都需要坚定不移地反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都需要满腔热情地表现中国军人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心灵。希望有更多的专业和业余文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事业。

目 次

序言杨得志

通天之师.....焦景周 林玉华 (1)

院校采风录.....邢军纪 赵建国 (22)

虎翼行动.....王贤根 顾晓军 (65)

在地球之巅.....王纯才 (81)

这里, 有一群年轻的女兵.....刘 静 (104)

我们应该更富有.....陈祖芬 (118)

大音稀声.....莫 言 (132)

女教授四重奏.....纪 学 张开明 (142)

人生的轨迹.....曾凡华 刘晓力 (190)

为了捍卫军旗.....邢军纪 杨永革 (206)

与死神结伴的人.....马云鹏 (226)

中国武官和他的女儿.....张 丽 (236)

女工程师的不眠之夜.....窦益山 (257)

寸草心.....王正华 (269)

在雷锋之后.....李 斌 (275)

闪光的路.....马云鹏 谭克明 (290)

一片闪光的绿叶.....安 一 (300)

青春的晚秋.....	钟 楼(313)
太阳仍然属于他.....	马春林 梁 涛(327)
老将军的小事.....	孙祥玉(340)

通 天 之 师

焦景周 林玉华

……这里曾是一片鲜为人知的地方。在辉煌壮丽的共和国首都的版图内，它不曾有什么足以向世人炫耀。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座神奇莫测的科学宫殿拔地而起，成群结队的高级轿车和不同肤色的人种突然间在这里出没。从此，老百姓便迷信起这片小小的领地了……

——采访手记

**太空轨道上遨游着数百颗同步卫星，却
没有一颗属于炎黄子孙的星星。于是，
一个伟大的工程诞生了。他们的命运也
从此同星星结下了缘份**

公元一九七五年孟春，一份《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送到了共和国的两位最高决策人面前。隔年将去的周恩来和毛泽东病榻抱笔，批下了这份红头文件，时值三月三十一日。“三·三一”工程便由此而得名。据说，老人家在临去前曾批留下三个国

防尖端工程，“三·三一”便是其一。

发射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通信卫星，运用当代最发达的空间技术进行卫星通信，对于空间科学还很年轻的中国来说，具有何等的魔力和诱惑！因为在浩渺无穷的茫茫太空里，世界列强已经抢先叩开了这座神奇的大门，他们竟先把通信卫星射入轨道，遍布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上空，而在黄种人聚居的太平洋上空领域，星星少得那样可怜，且还没有中华民族的一席之地。你想利用这个最现代化的信息工具进行通信吗？那么，你就得写申请，你就得花巨款租用。多少次，当共和国的公民坐在电视机前，兴致正高的看着国际体育比赛或我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报道，荧光屏上的图象陡然断掉：“租用国际卫星电路的时间已到”。人们懊丧，人们气恼，人们的尊严受到了挑战……

人类进入了信息社会。中华啊，十亿人民靠什么搭起信息的纽带和长虹？五十六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准靠什么方式普及提高并渐趋平衡？！而在大洋彼岸，据说，那个大国通过卫星，五分钟内能使其驻扎在全地球的军队来一次紧急集合……

覆盖整个地球，只需三颗星星，世界已被人家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中。

民族要生存，人类要文明。于是，中国人也开始了向太空进军。

“三·三一”工程就是向太空发射通信卫星，进行卫星通信的。

这个庞大的工程共设五大分系统，而通信分系统则是它们的落脚点和归宿。

我们这里所要报告的，就是通信分系统的神经中枢——中央卫星通信地面站(以下简称北京卫星站)发生的故事。

一副极其沉重的担子压在了党委一班人的肩上。方金荣、宋长兴、马凤初……当他们受命筹建北京卫星站的任务后，就象一块硕大无比的石头投掷于平静的湖面，心海里激起了不能平静的涟漪。党和人民把这样神圣的事业交到他们手里，那是多么巨大的信赖啊！献身这壮观的伟业，描绘这辉煌的前景，他们怎能不激动，怎能不热血沸腾！作为业务技术总负责的张宏顺，那时已经是四十二岁的男子汉了。他高兴过，激动过，甚至热泪纵横过。他想，后半辈子既便能干成这一件象样的事情，那也值得呀！然而，他也耽心过，恐惧过，甚至从噩梦中惊醒过。虽然自己五十年代初期就上过通信学校，后又当通信营长，但卫星通信对他来说还是一门全新的学问。怎么办？闯呗！什么事不是闯出来的？这个在冀中平原上长大、身高一米八的壮汉子，怀着一种莫名的心理去闯了，他和他的战友们要到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去闯那座神奇莫测的殿堂大门。

几辆中吉普迎着料峭的寒风驶遍了北京城，筹建组开始了艰难的勘察选点。要知道，这种选点绝不同于一般的选营扎寨，它要面山，要壁水，还要不受外来电波的干扰。天哪，要在这楼群如林、电波交织的北京城寻找这样一块“避风港”谈何容易。一比五万的地图揉碎了，几十个方案枪毙了。无奈，他们只好用被子裹着仪表、仪器来到乱石滚滚的山凹里，开机进行电气测量。入夜，朔风似刀，寒气扎骨，唯见山巅之上一束摇曳的灯光映射出几个黑色的身影，间或听到发电机的隆隆作响。千辛万苦，总算如愿以偿。这块风水宝地，面山壁水，篙草如林，沟壑纵横，怪石嶙峋，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色。

是军令如山，还是卫星的吸引？筹建组来了。治军有方的领

导干部来了，优秀的知识分子来了，最精良的施工部队也来了。据说，这支施工部队中，曾有毛主席纪念堂的建造者。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开天之旅，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事业。

这里曾经是一家医学单位豺狗的所在。人来这里聚居，其艰苦程度不难想象。这里的篙草不仅高，而且密，钻进去可以打游击；这里的苍蝇不仅多，而且大，还尽是绿头花翅膀，开饭时要与人来抢食；这里的蚊子不仅肥，而且狠，叮在你脸上，一巴掌就是一手血；这里还是个大风口，刮起大风来能够遮天蔽日。有一回，两个施工的小战士竟双双被风抬起一米多高，重重地摔在地上。有一架木板房也被风掀走了……

大概他们都懂得创业的艰难，苦，咽下去了，累，挺过来了。中国人就是这样，能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干出最不寻常的事业。对于张宏顺来说，紧迫的使命感容不得他过多地心疼他的部属们掉了多少肉、流了多少苦涩的汗水，也容不得他静心想一想他那久病床头的老岳母和身患心肌炎而被反锁室内的小女儿。那时候，一个令他担惊、令他后怕的念头时时萦绕于他的脑际，那就是：一大批年轻的工农兵大学生进站了，他们城府不深，且没有一个懂卫星专业的（七八年以前我国的高等学府里本来就没有设置这个专业），将来要挑卫星通信的大梁，他们行吗？！

党委会上提出了培养人才三部曲。

第一曲很快奏响了。

一九七七年秋天，北京卫星站十四名“工农兵”南下石头城，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对卫星通信专业的艰苦攻关。

然而，开拓之路从来就是荆棘丛生。有人成功心切，一心想

使土建工程早见成效，提出要知识分子一起挖山、搬石头。

有人担心大学生自由散漫，脱离组织会发生问题。

也有人吹来冷风：“这些人再出去学两年，说不准会学到班房里去！”

张宏顺那宽阔的额头上暴出了道道青筋。也可能是他当营长时间久了，说话有点压茬。他四下游说：“土建工程和人才工程必须同时进行，但二者相比，后者更重要。没有人才，你的机房建得再漂亮也是个空壳，你的设备再先进也等于一堆废铁！我的意见是对是错，三年后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曲高也有知音人。通信总站党委作出了培养人才的决定。

第二部、第三部曲又连续奏响了。

一九七八年冬天，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里出现了一批穿国防绿的缪斯们。

一九八二年春天，这批经过“回炉”的“工农兵”又兵分两路，下江南，赴云贵，深入电子工厂和基地，熟悉卫星通信设备，猎取感性知识。

这些“工农兵”们大概也知道学习机会来得不易。三年后，他们不仅没有一人进班房，而且多数人都是班里的全优生。当然这几年对他们也并非平波顺风。那时，他们正值芳龄年华，爱情之火正在熊熊燃烧，有的正在热恋之中，有的新婚燕尔，也有的刚当了爸爸妈妈，为了事业，为了追求，他们不得不告别京华，去付出代价和牺牲。在黔南山区的岁月里，曹小龙几次接到告急电报，几次都给压下了，等他期满返京时，爱人去新疆采访走了，黄山来的小保姆跑了，孩子无人照顾，家里一片狼籍。袁汝梅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有人说，老袁搞卫星真有大禹治水精神，

此话一点不假。他三十岁得子，算是福份，可不料福祸双至，爱子因病抽风致残，落下痴呆病，五岁不会走路，八岁言语不清，十岁还不能离人。为了安装设备，他没有时间回家关照一下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多亏了他的老泰山。有人问他：“老袁，你啥时回家？”他无言以对。可他的心里，总象对儿子欠了债似的。

一九八三年冬天，北京卫星站土建工程和人才工程同时竣工。张宏顺三年前的预见变成了现实，当初撒下的种子已经开花。在设备安装、调试、验收中多亏了这些“工农兵”。几年后回过头来看，如若当初没有懂行的，哪有四个月以后那次震惊世界的卫星通信试验大成功，一直到后来正式开通了纵横太空的多种卫星通信业务……

张宏顺从上级领导机关捧回了“培育人才奖”。

张宏顺得到了，可也有失去的。丈母娘病染黄泉，临走前还念叨着“一个女婿半个儿，你咋不回来！”小女儿拖着瘦小的病躯，昏昏沉沉地爬到窗台上，揪心地呼唤着她的爸爸……

他得到了什么呢？他说，人才。一大批高精尖的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了卫星地面站的技术中坚。

公元一九八四年四月八日，是中国人永远值得自豪的日子，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颗通信卫星上天了。从此，中国人进入了卫星通信的新时代。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卫星通信的奥秘和内幕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驿站传书到烽火报警，

以至骑马送信，古老的通信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绵延了数千年。到了近代，人类变得聪明起来，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电子通信科学应运而生，瞬息万变。现代通信已由长波、中波发展到短波、微波，由单路通信发展到十路、百路、成千上万路载波，由传输电码、声音到传输文字和电视画面，其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令人瞠目。可是，人类向自然进军，从来就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要获取更大的传输容量和更远的传输效果，于是，就把手伸向了遥远的太空。

光的速度每秒钟能绕地球七圈半，无线电波在真空中与光速等同。卫星通信就是巧妙地利用了无线电波这个长处，以0.3秒飞越八万公里的惊人速度，周折太极苍穹，把信息准确地传给对方，比当年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速度，不知要快多少倍。

北京卫星站主机房门前的开阔路面上，停满了各色各式的小轿车，老乡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正是春光花月夜，大地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静寂。醉人的杨柳风轻轻吹荡，悄悄地吹醒了绿色的生命，吹开了月季和桃李。春天啊，你不仅给大自然送来了温柔与美丽，你也给科学捎来了希望和契机。几座乳白色楼房静屹于花的怀抱，一架勃起的卡塞格伦天线雄视着辽远而深邃的夜空。宽敞明亮的大厅内坐满了许多人。上首那位戴着眼镜、面容略显瘦削的老将军谈笑风生，一派儒将风度。他就是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同志，在他的周围坐着年逾花甲、气度非凡的老军人和身着西装、中山装的大人物。啊，国家科委、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的首长来了，电子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广播电视部和总参通信部的部长、专家们来了，许多科研战线的巨子要人都来了。他们在开怀畅叙着一个共

同的话题——卫星通信。从每个人那激情亢奋的脸上可以辨出，他们的心底是那样的不平静。

怎么能平静呢？中国人也能造卫星了，中国人已经把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送上了天空。当今世界除了两个超级大国和那个欧洲共同体有这种能力外，中国已经排行老四了。但是，这些具有高深军事和科学素养的大家们都知道，通信卫星上天了，只是意味着你的航天技术过关了；但如若不能通信，你的卫星还只能算是一块铁疙瘩，飞得再高也没有用。更何况，这是新中国三十五年来自己研制的第一套卫星通信设备系统，从一块天线板到每个元器件纯系中国造，能否叫得响，就看今宵了。

机房内的气氛象绷紧了的弓弦。执掌帅印的站主任张宏顺和是年轻的总工程师童卫平，满头银发的王士光总指挥和电子工业部高级工程师陈吉斌，都亲临现场。随着下达“开始！”的命令，发射机、接收机、数字终端、电视终端等各种指针、仪表一一摆动起来，光怪陆离的指示灯闪烁闪烁，发出格咕格咕的声响，这是中华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卫星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试验的战斗，恰似在打一场决胜万里的遥控天体战。总监台上的总工程师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机警地搜寻着仪器显示屏幕上各种参数和信号的变化。室外的卡塞格伦天线吱吱乱叫，密切地追踪着那颗星星，从四万公里太空飞流直下的信标信号被顺利捕捉。然而，跟踪接收机下行信号场强已经显示到最大值，电视图象依旧模糊不清，屏幕上布满了斑斑雪花。

悬挂在洁白墙壁上的黑色电子石英钟的指针在悄悄挪动着位置，一分、两分钟过去了。

此时，每一分钟都显得那样漫长。

三十二岁的总工程师此刻如负泰山，如履薄冰，他额头冒着汗，手指在发颤，他清楚地知道，眼下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威军威的试验。他觉得，十亿双眼睛都在盯着他，盯着这间大厅。更可怕的是，首都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来了，等待今夜试验成功，立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倘若出现纰漏，他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确是一道大难题，因为运用中国自己制造的设备进行卫星通信这是首此一家，西方人的设备又与我们不一样，既无直接经验也无间接经验。问题到底在哪里？思维象海底的潜流一样斡旋奔涌，他想起了两月前跟踪一颗运动卫星，他们采取人工跟踪的方法进行了抢跟试验，取得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卫星上的国产通信设备完全能够正常工作。

一双双眼睛死死盯着指针和信号，各种参数与数据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总监台，模拟、数字终端和高功效机房进入了极度的兴奋状态中，盖冀东、单鹏、赵衡、丁延庆等技压群芳的各路诸侯密切地巡视着自己的阵地，空气已经窒息了。

目光，期待的目光，焦灼的目光，希冀的目光……

“童总，会不会是出现了误跟踪？”高工陈吉斌悄悄地捅了他一下。

“完全有可能！”他霎时悟出了缘由。原来，卫星一端转发器信号功率推至饱和，压住了信标信号，致使天线自动跟踪偏离了主瓣，卫星传输信号经过四万公里的空中衰耗，本来已经十分微弱，地面天线如果指向稍有偏离，就会严重影响到接收信号的质量。

“改换接受频率，变动天线旋钮！”总工程师下令。刹时，卡塞格伦排除假象，精确地对准了波束中心，捕获到了电视信号最佳

点，一切是那样的果断，那样的利落。荧光屏上的图象骤然清晰逼真，色彩鲜艳明亮。啊！天安门出来了，故宫出来了，万里长城出来了，……那是一部“北京风光”片。她周游了浩瀚的太空，行程十六万里，又飞回神州大地，色调依然如故！

机房内沸腾了，大厅内沸腾了，整个北京站沸腾了，他们欢呼，他们拥抱，他们流泪……

因为，这是整整七年的心血结晶啊！

新闻消息发布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西方人感到震惊了！外电纷纷评论说，“中国的通信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跨入了卫星通信的新时代”。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人造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张爱萍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进行了卫星通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总参谋长杨得志通过卫星要通了喜马拉雅山下的日光城拉萨，祝贺北京——拉萨卫星数字通信顺利开通！

一九八四年国际劳动节前夜，在人民大会堂庆功祝捷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已经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

此时，已经两鬓霜染的张宏顺老泪横流。他说，他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件事，总算干成了，总算没有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丢脸。一九八六年，他脸上镌刻着创业九年的沟沟壕壕离开了北京卫星站，他多么留恋当年的乱石凹、如今已是花果满园